



■家庭相册

祖父的工匠精神

□马亚伟 文/图

提到“工匠精神”，我会在第一时间想到祖父。祖父是个木匠，我的童年几乎是在刨花和木香中度过的。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祖父是大家族的灵魂人物，他是个极为细致和讲究的人。每天清晨，祖父都是早早起床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吃早饭的时候，院子里的刨花已经散开一片，好闻的木香在空气中飘散着。我问祖父：“爷爷，今天你要做什么呢？”祖父坐到饭桌前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今天给村北老王家做衣柜，他儿子结婚用的。”祖父一脸胸有成竹的模样。他的手艺是我们当地出了名的，大家都知道他做活儿精细，结婚需要家具都让他做。祖父做活儿一点都不着急，总是慢悠悠的，再加上顾客多，所以总让别人等。不过，大家宁愿把婚期都推迟了，也要等祖父来做。

祖父做活儿时非常专注。我们一群孩子在偌大的院子里跑来跑去，上蹿下跳，祖父却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我们叫他，他根本听不见，于是放开嗓子更大声叫他。他终于听见了，抬起头说：“哦，哦……”然后又继续着手中的工作。堂姐曾一度怀疑祖父耳朵有点聋，可是我知道他能听得见最细微的声响。祖父说过：“一刨子下去，光听音儿就知道活儿咋样。”祖父做活儿的时候，总是陶醉享受的样子，他熟练地挥动着锯、刨子等工具，偶尔要量一量木材的尺寸，我觉得他一般情况下是“跟着感觉走”，因为一切都烂熟于心了，下一步该怎样做根本不需要计算，整个过程像一首流畅的曲子，有节奏有韵律。

家具的雏形出来之后，祖父还要进行一番精雕细琢。我问祖父：“这柜子不是做好了吗，干嘛还要费事？你不嫌累吗？”这

时候祖父脸上有种初战告捷的得意之色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这还不行，还得细细打磨一遍，里里外外、边边角角都要做到最好！”我看得出，祖父是在享受他的创作过程。

除了做橱柜等“大活儿”，连做个小凳子这样的活儿祖父也是精益求精。那次祖母说：“自家坐的凳子，不必那么认真，随便做做就行了！”祖父一听就急了：“那不行，出自我手的东西，哪怕再小也要做得地地道道！”说完，还转身对着他的一群儿孙说：“无论做什么，只要做，就要尽全力做到最好！”我们好像被祖父的严肃感染了，齐声回答：“知道了！”是的，祖父即使用做家具的边角料为堂哥做小木枪，也都做得那么精巧绝伦。堂哥拿出去炫耀时，总会引来同伴的追捧。以至于后来每每听到“高手在民间”这话，就立即想到祖父。

祖父做事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们一众子孙，“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”，我们学会了用心去做事。上学期间，我们家族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年级都稳居第一名，曾经是学校的传奇。我们天赋不同，性格不同，境遇各异，但是我们都秉承着精益求精的精神，做事追求完美和极致，成年后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。

一次，我带祖父去家具市场闲逛。他很不屑地看着那些家具说：“就是觉得这些家具缺点什么。”我明白，在这个追求高效的时代，流水线千篇一律的制作方法，做出来的家具缺乏的是感情和灵魂。只有“工匠精神”，才能打磨出真正的精品。

我很庆幸自己能够继承一点“工匠精神”。一个家族真正能够传承的，是一种精神。一个民族也是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青春岁月



母亲八岁那年，她的养母又抱养了一个半岁大的男婴。

她背着弟弟，去村里的小学上学，学得很认真。至今母亲仍然记得胡老师教的课文：“荷生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干新，一个叫秋生，他们都是一年级的学生……”

背着弟弟上了两天课，第三天，母亲把弟弟放在课桌旁边的乒乓球台上坐着。下课时，母亲发现弟弟在台上拉了屎，她怕老师骂，背起弟弟就偷偷地回家了，再也不敢去上学了。

没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。母亲说，那时候哪怕有一个人对她说老师不骂她了，她也一定会回去上学的。

过了几年，村里的小学办夜校。母亲兴奋极了，又可以读书

母亲求学记

□笑语文/图

了！刚开始，每天晚上，老师都教五六十个字。母亲一有空就用树枝或瓦片在地上写老师教的字，写了一遍又一遍，总也写不厌。母亲就求老师多教几个字。老师看着班里这个最小的姑娘，用怀疑的眼光把母亲叫到黑板上去听写。母亲把老师教的字全写对了，又把老师出的算术题全做对了。老师就每晚教八个或十个字。没想到母亲还想多学些，就去问老师还没教的课文。那段日子里，母亲做梦都在读书写字，似乎要把过去几年来荒废的读书时光补回来。

可惜好景不长。一天晚上，老师正在上课，突然有人“砰砰”地敲打课堂的窗户，还夹着谩骂声，搅得无法上课。原来是一个女生的母亲，骂女儿和油寮（生产队榨油的地方）里的男孩“谈恋爱”。油寮里的后生有时会从后门进来看后面的女生写作业。有个女生的母亲担心女儿“学坏”，又阻止不了女儿来上夜校，就在她们上课时，用拾粪的锄头敲打课堂的窗户，夜夜如此。夜校只好停办。

为此，母亲伤心难过了许久。

夜校发的课本还没学完，母亲就向村里的中学生请教，硬是把一本书的字全学完了。又抄来了乘法口诀表背熟，学会了简单的计算。

晚上没有夜校可上，母亲就去看邻家叔叔弹琴。邻家叔叔见母亲对弹琴有兴趣，就教她弹琴。也许，母亲就是在那时爱上了音乐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的。

后来母亲隔三差五就被生产队派去人民公社学习、开会、训练。她非常珍惜这些学习机会，不管是读“毛主席语录”，还是唱革命歌曲，母亲都一定要字字过关。在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里，母亲认识了许多字，而最重要的，是认识了我的父亲，一个民办教师。

如今六十多岁的母亲，除了跟父亲一起读读书、看看报以外，还参加了夕阳乐队。父亲用旧的挂历纸帮母亲抄好乐谱和歌词，挂在家里给母亲唱，又用笔记本抄一份，给母亲带去外面唱。虽然母亲的普通话欠标准，夹杂着些许方言，但重温过去的歌声，母亲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，人也仿佛年轻了许多。

■图片故事



爱是一张张票根

□包利民 文/图

我小时候，家里有个小铁盒子，里面装满了火车票。当时还是那种小硬纸片式的车票，很简单，起点终点票价，却包含着一段旅途的风尘。

那些都是父亲用过的，虽然身在农村，父亲却去过许多地方，也在许多地方停留过。所以，每次我当着别人的面将那些车票拿出，总会惹来一阵赞叹声。

那时父亲在县里一个工程公司当会计，长年和工程队辗转各地施工。每年顶多回家两次，一次是夏天，一次是过年。那些车票就都是父亲那些年留下的，被我们收集在一起。

当时我很羡慕父亲，可以去那么多地方，而我连火车还没坐过几次。在那个年代，一提到坐火车，就觉得是很遥远漫长的路途。

我记得第一次坐火车，是和父母去另一个县城看望亲戚。我当时手里捏着那张车票很激动，剪票的时候看着工作人员在车票



上剪了一个小小的缺口，竟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。看着绿皮火车长长地停在铁轨，想象着它奔驰在广袤大地上，而我在其中，就兴奋不已。坐在火车里，看着车窗外的景物飞逝，心里顿生自豪感，想着回去后怎么向伙伴们讲述，甚至能想象到他们羡慕的眼神。那张车票被我保存了很久。

初中时搬进城里，此时对于火车已经不再充满着好奇，可是那份向往却一直没有变淡。此时的父亲在一个企业工作，更是经常出差，而且几乎都是外省的城市。我依然收藏着那些车票，有时候会翻出来，看着上面的城市名称，按着地图上的位置一一摆放，竟渐渐地有了中国地图的形状。那许多年，父亲的脚步不停地奔走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的艰辛。在我们羡慕父亲的时候，他却总是说，每一次出去，都想着回家。在父亲的眼中，那些回家的车票是有温度的。

当时有首流行歌曲叫《驿动的心》，其中唱道：“曾经以为

我的家/是一张张的票根/撕开后展开旅程/投入另外一个陌生……”年少的心总想着天高地阔自由飞翔，似乎远方总有一种召唤，似乎那一张小小的车票承载着无数的梦想。很喜欢曾经古老的绿皮火车，不是特别快，却晃晃悠悠地走过千山万水。不知多少次幻想坐着那样的火车，去远方，去心灵深处渴望的地方。

而当我第一次坐火车去远方，求学，工作。东奔西走，来来去去。那时我才知道家是怎样的感受，才明白当初父亲的话。

如今我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，遥远的老家里，不知道父亲当年那些车票还在不在。那一张张小小的票根，就像父亲留在岁月中的足迹。虽然我也走过许多地方，却一直在心底重演着父亲的情怀。走得越远，家就越让人心驰神往，念念不忘。